

劫后春



张我威
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劫后春

张我威 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劫后春/张我威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5302-0632-X

I. 劫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9889 号

劫后春

JIE HOU CHUN

张我威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13.625 印张 309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

ISBN 7-5302-0632-X

1·617 定价: 19.00 元

75302-0632-X

75302-0632-X

19.00 元

序

韩铁城

多少年来，每当有优秀的话剧艺术演出，张我威就要约我前去观看。剧中人物的命运令我们牵肠挂肚；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的情节发展，令我们拍案叫绝；表演艺术家们一丝不苟的创造态度和打动人心的表演，使我们铭记他们的名字，油然而生出敬佩之情。

话剧传到中国后，在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长河中，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和民族性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艺术上的借鉴、探索、创新、发展渗透在我国前辈戏剧工作者的实践中，他们为中国的戏剧事业打下了牢厚的基础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二十五年前，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，我国话剧工作者面对各种形态的挑战，依然故我地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责任：弘扬真、善、美，鞭挞假、恶、丑，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美学理论。

1976年，当“十月春雷”在中国上空轰鸣的时候，亿万人民用“第二次解放”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和对党中央的拥护。《劫后春》通过其中的人物对于“第二次解放”的揭示，讴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和深刻意义：抚平着“十年浩劫”在中国戏剧工作者心中的创伤，发挥着戏剧领域的人才潜力，“双百”方针得以贯彻，解放了生产力，更新、发展了人们的观念，加

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……作者通过书中人物林裳的导演实践，引出了前辈戏剧家欧阳阡和中青年舞台艺术家，引出了著名电视导演陈彰赫；作者通过林裳的社会交往，从戏剧领域扩展到教育、美术、新闻、建筑、经济、贸易领域，引出了丁光文、步冠求、邝令君等企业家，引出了记者黄笳吟、陶一峰、罗居沂，引出了大学和中学校长童景庄、郭继伟，引出了赫伦投资公司董事长莫达霍夫和香港企业家舒可庐；作者沿着主人公林裳的活动，从20世纪90年代回溯到50年代初，又引出了林裳中学时代的俄罗斯朋友维拉和她的女儿柳芭娃……从西安的大雁塔到苏州的虎丘剑池，从威海的刘公岛到敦煌的莫高窟，从成都的都江堰到澳大利亚的布塞尔顿码头，从香港到悉尼再到马德里……都留下了林裳和他的朋友的足迹。作者如此大开大阖的发挥，意在揭示：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再造辉煌的时代。

《劫后春》没有简单地歌功颂德。它激浊扬清，揭示了林裳等人创业的艰难；触及了老友丁光文在婚姻上的坎坷、道出了其女丁安和离异的生母田竹的深刻隔阂；触及了不良的社会风气对于青年的危害；人物间的矛盾、纠葛、同一、宽容、势不两立、明争暗斗，无论怎样的变化发展，人物情感的流动却清晰不紊，思维方式都是中国式的。就连长期生活在乌克兰人莫达霍夫也不例外。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巨大潜力。

前辈戏剧家欧阳阡冷静果断地举荐人才，林裳真情实意地为青年人开路，在书中有着大量篇幅。作者却让他笔下的人物林裳再写一部书：《遗憾人生》——“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着、忙碌着、贡献着。然而，每一个人又都有自己的遗憾。有的甚至成为终身遗憾。遗憾是痛苦的，遗憾又孕育着希望。因为遗

憾可以为后辈人提供经验和教训。前辈人的遗憾，后辈人来弥补！”一个个人人都会遇到却又不愿意说明的人生观念，毫不回避地摆在了读者面前。

在林裳的身后，一代新人生龙活虎地生活着、忙碌着、贡献着——黄笳吟、邵林、林若骐、丁安、李江涛、洪蒿君、鲍文植、程儒、傅翠华…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他们继续父辈们的未竟事业，弥补前辈人的遗憾，在中华民族锦绣的历史画卷上，编织绚烂的一页！

● 作者聆听曹禺先生教诲



● 在化妆室畅谈观剧感
左为曹禺先生,右为表演艺术家方瑄
中为作者



● 作者和罗马尼亚青少年在一起





● 作者(右三)为北京大学生戏剧夏令营排练抗战剧目《战友》



● 作者(左)为大学生剧团排《雷雨》片段



● 韩铁城(左)为第二届北京大学生戏剧夏令营同学签名留念

人 物 表

- 林 裳 男 五十六岁 某话剧院演员、导演
- 沙式梅 女 四十八岁 林裳的妻子
- 林若骐 男 十八岁 林裳的儿子
- 丁光文 男 五十六岁 林裳的老同学，原名安宝愧，澳大利亚华裔企业家
- 丁 安 女 十八岁 丁光文的女儿
- 田 竹 女 五十岁 丁光文离异的妻子，丁安的生母
- 莫达霍夫 男 六十二岁 田竹再嫁的丈夫，赫伦投资公司董事长
- 黄箴吟 女 二十九岁 林裳的学生，记者
- 邵 林 女 二十九岁 林裳的学生，摩托罗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
- 薛尚樽 男 五十八岁 林裳所在的话剧院院长
- 王兆欢 男 五十七岁 林裳的老同学，话剧导演，副院长
- 欧阳阡 男 七十八岁 老一代话剧导演艺术家
- 童景庄 男 四十二岁 某大学副校长
- 赵 化 男 五十七岁 话剧院副院长
- 黎效素 男 五十七岁 话剧院行政处处长
- 冷 潢 女 五十四岁 话剧演员
- 郭 度 男 五十八岁 话剧演员

李江涛	男	二十六岁	话剧演员
洪蓓君	女	二十四岁	话剧演员
鲍文植	男	二十八岁	话剧演员，后为导演
程 儒	男	二十八岁	话剧演员，后为导演
郭继伟	男	五十八岁	林裳母校校长
步冠求	男	七十岁	林裳的学长，工艺美术家，博环美术公司总经理
邝令君	男	五十五岁	林裳的老同学，香港三文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
舒可庐	男	五十岁	香港企业家
方一酣	男	六十岁	舞台灯光设计
魏力成	男	四十五岁	舞台灯光设计
李成廉	男	四十五岁	话剧演员
陈彰赫	男	五十岁	著名电视导演，林裳的好友
施大槐	男	四十岁	摄影师
季秋云	女	四十二岁	剧院办公室主任
陶一峰	男	四十五岁	记者
罗居沂	女	二十九岁	记者，黄笳吟的同学
董淘铭	男	六十四岁	文艺评论家
商立之	男	四十一岁	话剧演员
傅翠华	女	十八岁	林若骐的同班同学
沈 勤	女	四十四岁	林若骐的班主任
焦士杰	男	二十一岁	林若骐班的实习老师
安·尼·维拉	女	五十六岁	俄罗斯戏剧代表团团长，林裳中学时代友好学校的朋友
柳芭娃		二十六岁	维拉的女儿，莫斯科旅游部门负责人
石澜声	男	三十三岁	黄笳吟的爱人，雕塑家

许庆棕	男	七十岁	舞台装置组退休工人
曲书仁	男	二十八岁	剧院行政处副主任
伊筑琴	女	四十五岁	剧院计财处处长
张又顺	男	四十二岁	林裳的病友，砂石场经理
高春英	女	三十八岁	张又顺的妻子
刘毕舫	男	七十六岁	中医儿科专家，教授
常爱括	男	四十岁	某话剧团演员

团，我自己并没有履行任何手续，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……”丁光文打断林父的话：“他不老实，我们不和他纠缠。现在，对三青团反动分子林希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林希尧抬头看到是丁光文在下令，意外地说道：“是宝愧？”——当时，丁光文的名字叫安宝愧。他和林裳不仅一起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光，而且一起考进一所话剧院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他俩成了对立的两派，才有了抄林裳家的结果——在那样的年代，容不得林希尧的任何解释，几个红卫兵动手给林父、林母双双剪了“阴阳头”。

丁光文回到家，他的父亲沉着脸坐在椅子上。没等他开口，他的父亲就问道：“你带着人去抄林裳的家了？”丁光文得意地答道：“对。他爸爸是历史反革命！”“什么历史反革命？”“三青团骨干。”“还有别的吗？”“这就够了。”丁父严肃地说：“你们说的不是事实。当时，你林叔叔的三青团问题是我亲手调查处理的。他参加三青团，是集体填的表，他自己并没有单独履行过手续，而且他没有参加过活动。这些情况你林叔叔在北京一解放就主动向党组织讲清楚了。当时，是我代表党支部在大会上宣布，你林叔叔的三青团问题不作为历史反革命问题处理。他是作为好的典型处理的。”丁光文听一愣，很快就答道：“那是你们执行了旧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包庇了他。”丁父突然一拍桌子怒斥道：“胡说八道！你们这是歪曲历史！”

几天后，丁光文的家也被抄，他父亲的罪名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他自己不仅陪斗，而且在武斗中脸部也受了伤。

不久，林裳的父母双双自尽身亡。丁光文怀着负疚的心情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。丁父沉重地点了点头，显然他已经知道了。稍许，丁父缓缓地吐出一句话：

“士——可——杀——不——可——辱”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丁光文的父亲被平反恢复名誉，林裳的父母也被平反昭雪。然而，林裳的父母双亲却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。

1979年初，丁光文的父亲病故前夕，把丁光文和林裳叫到身边，一句话一串老泪地对林裳说：“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三十多年，我了解他，他是好人，是一个好同志……你的母亲也是老老实实的。”丁光文含着眼泪劝解父亲说：“爸爸，是我对不起林叔叔和林伯母。今后，我要用实际行动弥补我的罪过。”

丁光文的父亲无力地一手拉着林裳，一手拉着丁光文，长久地望着二人……

丁父逝去后不久，丁光文出国到了澳大利亚。同时，把自己的原名安宝愧改为丁光文。意思是：今后要做个光明磊落有文化的人。

.....

今天，丁光文偶然在《中华英才》上发现了林裳写的文章，又触发了他心灵深处的不安——他决心回国去找老同学林裳。

丁光文贪婪地从飞机窗口望着外面，仿佛要透过云层看分别十七年的故乡的一切。再过半小时，就到北京了。此时，他的心情却变得复杂了。半个月前，在澳大利亚偶然从《中华英才》上发现林裳的文章后，他恨不得立刻见到这位老同学。现在，就要回到北京了，就要踏上日夜思念的故土了，却又怕见到林裳——见到他说什么？说自己始终想念林伯父、林伯母，对他们的负疚心情丝毫不变？对林裳表示要弥补当年的罪过？用什么弥补？弥补得了吗？问问林裳有什么需要自己帮助

的，一定全力以赴？丁光文对林裳非常了解，来自这种关系的帮助，林裳是不会接受的——丁光文被一股无名的烦恼笼罩着……

走出机场，一辆出租汽车迅速开过来。丁光文未假思索地坐了进去。一种新鲜感使他几乎忘掉了刚才的烦恼：井然有序的现代化机场，令人心旷神怡的高速公路，主动热情的出租汽车司机……

“先生，您去哪儿？”司机礼貌的一句问话，打断了丁光文的情绪。

“去北海公园！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顺口就做出这样的回答，而且回答得又是这样有感情。

汽车在北海公园前门停下。丁光文立即下车，站在原地环顾四周：古老庄重的故宫城墙，高出园墙翘首可望的景山，世界上最小的城市团城，加宽了的北海大桥，还有那倒映在“海”中的白塔。在黄昏的映衬下，一切都是这样的诱人、这样的亲切。此时，在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歌：

让我们荡起双桨，
小船儿推开波浪。
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，
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。

丁光文沿着便道缓慢地走着，不知不觉走近了母校。此时，大部分同学已经放学回家，三三两两晚走的同学正在迅速离校。走近传达室，里面有两个人正在谈论着什么是“胆子大一些”。丁光文知道，这是前几年邓小平的“南巡讲话”。他们

看了看丁光文竟什么也没问，丁光文也一副主人的自我感觉，就像当年上学时那样，径直走进校园。

啊，母校，我的母校——依然是那红墙绿瓦、四通八达的院落，依然是那黄土铺就的操场。当年，我几乎每天都要在这里打篮球，自己打右锋、林裳打左锋。穿过一道庭院，丁光文在古色古香的礼堂前停了下来，他在两棵参天古槐间的木椅上坐下。当年，就是在这里，林裳作为丁光文的入团介绍人，两人从黄昏谈到华灯初上。共同的抱负、真挚的友谊、对未来的憧憬，使两颗年轻的心燃烧起来……

一定要尽快见到林裳！此时此刻，丁光文的思绪非常清晰。下飞机前的烦恼不仅一扫而光，而且，一个比较周密的计划迅速在他的心里形成了：不露真名实姓安宝愧，只用更改了的名字丁光文，就说自己是林裳的老同学。至于自己会不会被林裳认出来的问题，丁光文丝毫不担心。自己的脸在“文革”中陪父亲挨斗时被打伤结疤，早已经在澳大利亚做了整容手术。当时，只不过想去掉伤疤、美化一下，没想到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，自己的脸被美化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。想不到今天却起到了掩护的作用……想到这里，丁光文不禁哑然失笑。

此时，一位五十多岁的人从后院走出，他发现丁光文后，就向古槐前的木椅走来，问道：“您找谁？”丁光文连忙答道：“我，啊，我是校友……”“噢，欢迎！”来人热情地把丁光文请到办公室——“校长室”。丁光文问：“您是校长？”“是。我姓郭，郭继伟。”郭校长告诉丁光文，母校建校八十年校庆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备，预计回校参加校庆的校友近四千人。当丁光文听说林裳是“校庆筹委会”的委员时，几乎跳了起来。他从郭校长那里不仅知道了林裳近几年经常回母校，而且知道了林裳的电话和家庭地址。最后，郭校长诚恳地挽留丁光文住在

学校的招待所。当郭校长领丁光文来到招待所安顿好后，就帮助丁光文打通了林裳的电话。很快，话筒中就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——

“是郭校长吧？”

“是，林裳你好，有一位老校友，是你的老同学，是不是请他和你说话？”

“好。”

丁光文既佩服郭校长的办事效率，又惊讶林裳的爽快性格不减当年。他立即接过话筒，激动得握话筒的手有些微微颤抖。

“林裳，你好，我是你的老同学。”

“你好，你是——”

“我是丁光文，我们已经分开四十多年了。”

“……”显然，林裳正在努力回忆丁光文是谁。

“林裳，你可能记不起来我了。我刚刚下飞机，从澳大利亚来。我想晚饭后去拜访你，方便吗？”

“刚刚下飞机？那就来我家吃饭吧，不要在外面吃。”

“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”丁光文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林裳会邀请自己去家里吃饭，所以，立即答应下来。

有人敲门。

林裳起身开门——来人礼貌而热情地说：“我是丁光文，老同学你好！”

林裳热情地把丁光文礼让进屋。他望着丁光文，怎么也想不起来眼前这位究竟是哪一位老同学了。

丁光文掩饰住激动，边坐边说：“林裳，你一点儿没有变！我们已经分别……”他险些说出分别十七年——那是他出国去

澳大利亚的年限。他迅速纠正了自己的思路道：“我们从中学毕业到现在，已经分别四十多年了！”

林裳感慨地说：“过得太快了……”

忽然，丁光文被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吸引：林裳父母双亲的合影被镶在木质的镜框里。那亲切善良的目光，那质朴的气质打动着她。丁光文不由自主地起身走近照片，过去了的那段经历又闪现在眼前……

深深的内疚使得丁光文在照片前轻轻地念叨道：“伯父伯母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”，林裳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丁光文的身边。

丁光文不露痕迹地掩饰住自己的激动，回身从皮包中拿出《中华英才》，送到林裳面前：“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了你这篇文章。”

林裳接过《中华英才》，兴奋地翻了起来……

门厅传来开门声，接着是一男一女的说说笑笑。丁光文敏感地听出其中一人是林裳的妻子沙式梅。他清楚地记得，1976年4月，在悼念周总理而出现的“天安门事件”中，林裳受到追查。林裳不仅不承认传播了所谓“政治谣言”，而且指责当时进驻剧院的工人宣传队“颠倒是非，错误估计了形势”。于是，林裳被隔离审查了。在林裳被隔离审查的半年间，沙式梅不仅也采取“一顶到底”的态度，而且还在各种场合介绍林裳“为人正派，他是为了悼念周总理才去天安门的”。林裳和沙式梅两人的表现，当时成为群众私下的美谈。那一段历史，不仅使得丁光文钦佩林裳和沙式梅，而且，使得丁光文对于林裳一家的内疚，稍微减轻了一些。因为，在林裳被隔离审查期间，丁光文不仅不和林裳划清界限，还在会上会下公开表示：“我